

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

马银隆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郑州市，451464；

摘要：中部地区以 10.7%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 25.8% 的人口，贡献了全国 21.9% 的 GDP。在当前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通过构建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确保实现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以新发展格局为研究背景，以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运用协同学和价值链理论探析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

关键字：新发展格局；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价值链

DOI：10.69979/3029-2700.24.7.029

引言

中部地区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0%，耕地面积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24%，农村人口约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 29%，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32%，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是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阵地”，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也主要集中表现在中部地区。但是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单是是农业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才是中部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不仅承担这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而且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使得中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欠下了历史巨债，因此就中部地区当前工业化水平低、工业体系不健全的发展现状来看，推动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这双重任务，一是加强工业化建设，提高工业化水平，补上非农化即工业化进程的“旧课程”，二是做好“以工业促进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新功课”。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根据当前我国发展新阶段、新环境、新条件、新问题，着眼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做出的全局性、系统性战略决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部地区发如何借助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东风”，高质量完成“补旧做新”的双重任务，关键在于构建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

1 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的内涵界定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构建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打通国内生产要素的循环堵点，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国内生产要素的高效循环，这为构建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奠定了区域性要素通畅循环的基调。二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强调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形成虹吸国际生产要素的磁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中安全、有序、自由流动，这为构建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提供了合理开发的经济态势。所以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构建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就要求生产要素在国际国内、区域城乡等不同层次、不同结构的空間范围内循环流通。那么如何确定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不同层次结构的产业子系统，本文把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以大城市高新产业为引领，以县域功能产业为支撑，以乡村传统农业为基础，以国际化分工为导向，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通过大城市高新产业、县域功能产业、乡村传统农业三个产业子系统之间协调联动而形成的产业生态系统。所以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复杂的动态自适性产业生态系统，它具有开放性、自组织、自学习、与动态演化的特征。

2 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的一般路径

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化、复杂的经济产业系统，其生成过程—生态化过程首先需要遵循一定的框架模式对产业进行布局，其次需要依赖合理的演化路径进行价值链重构。

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生成过程可分为成型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在不同的演进阶段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的价值链重构路径也不同。在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成型期，由于资源禀赋和国家战略定位的限制，乡村传统产业发展比较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且特色产业不强，还未形成“蘑菇云”的根基，处于被全球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三重低端锁定的“魔咒之地”；县域经济在成型期尚未形成整合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内生循环机制，作为“蘑菇云”梗干的县域功能产业发展质效不高、产业体系不

健全,特色功能产业链较短,因此县域产业不仅与乡村产业缺乏有效衔接,难以引领乡村产业振兴,而且和大城市高新产业的互补性也较弱,难以为大城市高新产业的“腾飞”提供有力支撑;在成型期大城市高端产业整体上呈现为大而不精、散而不强的局面,一方面产业未完成合理布局,产业聚集效应不显著,未对周围县域产业产生有效的极化作用,另一方面产业科技水平低,产业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主要参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陷于被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双重低端锁定的“悲惨境地”。大城市新兴产业在成型期尚处于“萌芽”阶段,业态结构不健全,并未形成经济增长“新引擎”。由此可见,在成型期乡村传统农业、县域功能产业和大城市高新产业三个产业子系统之间并没有形成耦合协调的互动机制,容易进一步加深被低端锁定的状态,因此需要形成区域内要素的内生循环机制。中部地区县域乡村区域内的价值链横向重构并不是把乡村传统农业和县域产业的发展限制在特定的价值链位置上,而是使乡村传统农业与县域功能产业之间进行水平方向上的整合,通过整合产业要素实现区域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乡村产业子系统和县域产业子系统的比较优势,在夯实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根基”的同时铸强“梗干”。

在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成长期,大城市高端产业逐步完成了合理布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深度融合,产业聚集效应显著,不仅对周围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有效的极化作用,而且其外向延展性更加凸显,呈现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态势。大城市新兴产业也日益成熟,并形成了完备的经济业态,成为中部经济增长新动力;县域功能产业在成长期有效分解整合了城乡区域内人才、技术、知识、资金等要素资源,形成了高效的要素内生循环机制,乡村一二三产业实现了有效融合,产业竞争力和升级的自主性逐步提高,这不仅夯实了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根基”,同时也铸强了“梗干”,进而为嵌入“顶盖”价值链提供动力;在成长期县域功能产业和大城市高新产业之间也形成了良性互补的关系,至此县域功能产业将以其强大的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效应引领乡村传统产业振兴,支撑大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开始演进为三个产业子系统之间协调联动的、具有自适性的产业生态系统。

在成长期,乡村传统农业与县域功能产业之间已不再强调水平方向上的产业整合,而是以乡村传统农业为“根基”,县域特色功能产业作为“梗干”在中游,大城市高新产业作为“顶盖”在上游,乡村传统农业依托

县域特色功能产业采取纵向重构的路径,与县域产业共同纵向嵌入大城市高新产业价值链。这个阶段乡村传统农业和县域产业基于其创新动力和政策动力加强与企业、高校、研究所和科创中心等机构的合作,通过跨界探索的方式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一方面,乡村传统农业将演进为集数字农业、生物农业、休闲农业和高标准农田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另一方面,县域产业将分类形成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营销、技术集成、仓储集散和文旅养老等特色功能产业,以及支撑大城市产业发展的一般性制造业和区域性物流基地,由此中部地区在补上工业化“旧课程”的同时,做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功课”。

在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成熟期,乡村现代化农业和县域特色功能产业将在大城市高新产业引领下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品牌溢出效应”参与国际化分工。在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主要以国内区域大市场为基础嵌入全球价值链。

从地理区位来看,我国“一带一路”10个节点城市,中部地区有五个,分别是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和南昌,因此把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大格局大战略路线中,不仅能够丰富中部地区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使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实现“弯道超车”,而且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产业支撑。首先,中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且产业竞争性较弱,这是形成“一带一路”价值链的必要条件。中部地区不仅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信、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将钢铁、水泥、煤炭、电解铝等过剩产能转输出去,为过剩产能的释放提供更加高效的路径,化过剩产能为全新投资,而且还在食品、纺织等民生行业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在布局“一带一路”产业链中转型升级。其次,中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双边产业互补关系中,中部本土产业占据较高的生态位,位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拥有价值链的核心控制权,中部本土产业嵌入“一带一路”(RVC)将扮演欧美日国家在(GVC)中的角色,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本土产业跳出低端锁定,实现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进。最后,通过嵌入“一带一路”(RVC),中部本土产业将过剩产能输送出去的同时,能够释放更多的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本等核心要素,从而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精密器械、生物医药业等高端产业领域纵向嵌入与欧美日发达国家所构成的全球价值链(GVC),通过

外向型组织学习方式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所以在成熟期，中部本土产业采取的是横向重构和纵向重构并存的混合重构路径。

在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的成熟期，三个产业子系统偶合作业、专业化分工更加深化，中部本土产业不仅与发达国家在航空、芯片等重点领域开展战略合作，而且在新能源、高速铁路等优势领域与其进行竞争（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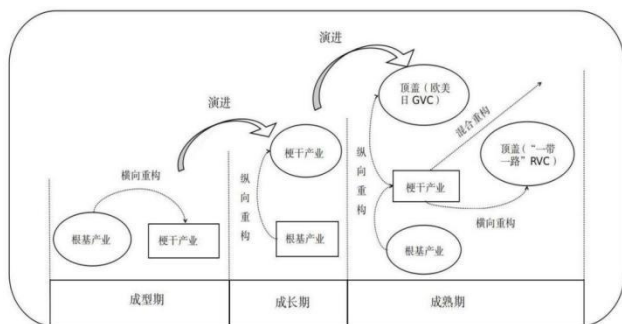


图 1 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的价值链重构路径

3 政策建议

3.1 大城市区域统一市场的建设

一方面周边县城和乡村会因要素的流出而陷入发展迟滞,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城市承载力相对有限将反向制约大城市的发展。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人力、资本、技术、产业、公共服务等要素资源逐渐向周边县城和乡村回流,大城市区域统一市场的建设首先要与外溢化趋势相适应,在发展规划中更加侧重将大城市的基本功能疏解扩散到县域和乡村。

3.2 县域统一市场的建设

建设县域统一市场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劳动力流动方面,要建成自由、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外来和本地就业人口提供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并根据县域人口流动趋势,对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不同的县城采取相应的资源配置措施。在建设资本市场方面,要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高效率的融投资机制,提高县域金融服务能力。在建设土地市场方面,关键是建立统一、高效、集约的土地流动市场,完善建设性用地的利用机制。

3.3 激活乡村市场主体

中部六省有 1.47 亿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

的 28.9%，研究表明农民转市民，在其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边际消费支出将增加 27%，因此中部地区乡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激活乡村市场主体是激发乡村消费潜力，夯实中部地区产业生态系统“根基”的关键。在供给侧方面，一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完善农地“三权”分置运行机制，使农地实现高效流转。二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重点培育特色农业。三要创新组织模式，通过跨所有权、跨区域、跨产业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培育农村职业经理人，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在消费侧方面，首先要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引导农民工根据自身优势善工择工、善农择农、善商择商。其次要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中部农民工农村户籍向城镇户籍的转换，从而激发乡村消费潜力。最后，要加强农村地区交通、住房、物流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医疗、社保、金融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为激活乡村市场主体“兜好底”。

参考文献

- [1]凌永辉.新发展格局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体制障碍、突破路径与政策取向[J/OL].新疆社会科学:1-10[2022-07-22].
- [2]安蓓,潘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N].人民日报,2022-04-11(008)..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4-11(001).
- [4]金碚.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市场主体行为[J/OL].求索,2022(04).
- [5]金碚.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思维——兼论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与建构性[J/OL].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2022-07-22].
- [6]陈钊,寇宗来,刘瑞明,于左,范子英,黄滢,魏楚,郑世林,王祥树.如何认识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笔谈)[J/OL].产业经济评论:1-16[2022-07-22].
- [7]张绍乐.中部地区都市圈建设的现实价值与提升策略[J].区域经济评论,2022(02).

作者简介: 马银隆, 1992-, 汉族, 河南省郑州人, 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博士, 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